



成吉思汗之寶藏
李凡譯

《成吉思汗之寶藏》是李凡的創作，不是翻譯小說。思汗搜掠各方所得的寶藏地圖，便聯同歷史及考古學家到新疆去尋寶，希望能找到記載在《寶藏》中的歷史文獻……這是李凡寫於一九六〇年代的小說，很有《奪寶奇兵》風味！

「書痴」杜漸一九七〇至九〇年代活躍於香港文壇，他曾主編本地讀書雜誌《開卷》、《讀者良友》和《讀者良友文庫》，重要的作品是《書海夜航》、《書海夜航》二集和《書痴書話》。其實，他除了當編輯、寫書話外，還寫過、翻譯過不少推理及驚悚小說。較少人知道的筆名，是在報刊寫連載小說時用的「潘侶」和出版驚悚小說時的「李凡」。

如今大家見到的《驚悚小說叢書》有《成吉思汗之寶藏》、《黑色美洲豹》、《冰雪驚魂》、《魔島》、《人蟻戰爭》和《音波飛碟》等六種，都是四十開本，香港中外出版社於一九七七年出版的，百來二百頁的袋裝書，方便攜帶閱讀。

這套《驚悚小說叢書》大多是翻譯的，原作者有柯南道爾、麥克尼利、梅里、戴維斯、斯提芬遜、哈姆林……等國際著名作家，小說都是具推理、科幻、探險等趣味性的。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，是中篇《成吉思汗之寶藏》。

「書痴」杜漸一九七〇至九〇年代活躍於香港文壇，他曾主編本地讀書雜誌《開卷》、《讀者良友》和《讀者良友文庫》，重要的作品是《書海夜航》、《書海夜航》二集和《書痴書話》。其實，他除了當編輯、寫書話外，還寫過、翻譯過不少推理及驚悚小說。較少人知道的筆名，是在報刊寫連載小說時用的「潘侶」和出版驚悚小說時的「李凡」。

如今大家見到的《驚悚小說叢書》有《成吉思汗之寶藏》、《黑色美洲豹》、《冰雪驚魂》、《魔島》、《人蟻戰爭》和《音波飛碟》等六種，都是四十開本，香港中外出版社於一九七七年出版的，百來二百頁的袋裝書，方便攜帶閱讀。

這套《驚悚小說叢書》大多是翻譯的，原作者有柯南道爾、麥克尼利、梅里、戴維斯、斯提芬遜、哈姆林……等國際著名作家，小說都是具推理、科幻、探險等趣味性的。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，是中篇《成吉思汗之寶藏》。

書痴的驚險小說
許定銘

「書痴」杜漸一九七〇至九〇年代活躍於香港文壇，他曾主編本地讀書雜誌《開卷》、《讀者良友》和《讀者良友文庫》，重要的作品是《書海夜航》、《書海夜航》二集和《書痴書話》。其實，他除了當編輯、寫書話外，還寫過、翻譯過不少推理及驚悚小說。較少人知道的筆名，是在報刊寫連載小說時用的「潘侶」和出版驚悚小說時的「李凡」。

如今大家見到的《驚悚小說叢書》有《成吉思汗之寶藏》、《黑色美洲豹》、《冰雪驚魂》、《魔島》、《人蟻戰爭》和《音波飛碟》等六種，都是四十開本，香港中外出版社於一九七七年出版的，百來二百頁的袋裝書，方便攜帶閱讀。

這套《驚悚小說叢書》大多是翻譯的，原作者有柯南道爾、麥克尼利、梅里、戴維斯、斯提芬遜、哈姆林……等國際著名作家，小說都是具推理、科幻、探險等趣味性的。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，是中篇《成吉思汗之寶藏》。

大腹便便不是罪
陳魯民

「大腹便便」，在關心大腹便便與腐敗的關係。其實，我覺得他們的肚子便便，名表才真正值得關注，而大腹便便，老實說，他有肥胖的自由。而且簡單便便把大腹便便和腐敗直接掛鉤沒有道理。

熱量攝入過多，缺乏鍛煉，遺傳因素，內分泌因素，神經精神因素等均可導致肥胖。輕率嘲笑一個人的肚子便便，是一廂情願，「我的第一反應」判定是非曲直，違背「疑罪從無」原則，很容易誤傷無辜。

電視和報刊上許多腐敗官員都是身材適中，保養得非常好，因為他們更有條件吃高營養低熱量的健康食品，經常參加健身運動，隨着觀念的轉變，還滿足於整天吃吃喝喝的腐敗官員也在減少，多收幾個紅包名表更實惠。而且依現在的經濟發展水平，想成大腹便便並不需要多高收入，我周圍的幾個胖子都是工薪階層。不能因為自己正義在手，站在道德高地上說什麼說什麼，無所禁言，信口開河，隨便拿他人的肥胖開關，並且輕率地和腐敗掛鉤。畢竟，大腹便便不是罪！

在胖人最多的美國，由於肥胖人群在婚姻、交友、求職等方面常受到歧視。美國法院每年都要接受十二萬件肥胖歧視訴訟案件。幸虧陝西安監局長目前正在被調查搞得焦頭爛額無暇旁騖，要不然，他告你「肥胖歧視」，你還真得吃不了兜着走。

北京正乙祠戲樓
海諾

每一次尋訪，都懷着對濃濃京味的一種期待和敬意，北京正乙祠戲樓，一座具有三百多年歷史的老戲樓，被學者譽為「中華戲樓文化史上的活化石」，北京唯一保留至今基本完好的純木質戲樓，早就令我神往。幸好在北京找到正乙祠戲樓非常容易，它就在熱鬧的前門附近和平門附近的一條胡同裡，與和平門全聚德烤鴨店毗鄰。

正乙祠戲樓建於清康熙二十七年（一六八八年），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，相傳戲樓建於明代的一座寺廟的原址上，原是浙江商人建的銀號會館戲樓，曾是浙江銀號商人的「集會之所、飲食宴樂之地」，用來接待來自浙江寧波一帶的金融人士，他們逢年過節來這裡觀看社火和木蓮戲等傳統民間戲曲。隨着京劇的誕生，正乙祠戲樓也跟着紅火起來，京劇的創始人程長庚、盧勝奎、京劇大師譚鑫培、王瑤卿、梅蘭芳等相繼在此登台演出。一九三六年，當年的富豪林子安曾請來梅蘭芳、王瑤卿、李多奎、蕭長華等名角、天津唱大鼓的「小彩舞」駱玉笙、鼓界大王劉寶全等名人在這裡登台演出。

走進正乙祠戲樓，像小心翼翼地推開了一扇年代久遠的記憶之門，朱漆拱頂，雕樑畫棟，繞樑低迴的古琴聲，彷彿都向人們訴說着老戲樓的滄桑。迎面映入眼簾的「正乙祠戲樓」五個蒼勁的大字，據說是當年八十七歲戲曲專家、著名書法家王遐學所寫。戲樓分兩層，台前三面環樓，兩旁有樓梯，南面是戲台，看池裡設有古色的八仙桌和椅子，能夠容納觀眾一、二百人。戲台的北、東、西三面還設有樓座，望着這座年代深遠裡的戲樓，似乎還聽見老戲樓的呼吸和怦然心跳的聲音，瞬間，耳畔似乎響起鏗鏘的鑼鼓……舞台上華燈綻放，姹紫嫣紅。

沉寂多年的正乙祠戲樓，近些年重新煥發了青春，好戲連台，佳音不斷，有京劇表演藝術家梅葆玖攜手著名導演李六乙、集「梅派藝術」精華的傾情演出，古老的舞台，重新展現着處境的嬌美、貴妃的華麗，美麗女性的千嬌百媚，讓聽眾久久陶醉在別致的梨園夢境，感受那些婉轉悅耳、柔媚悠長的天籟之音。

在演出季中，可以看到在這古老戲樓上演出的更多的作品，有戲劇《黃梁一夢》，是第四屆北京國際青年戲劇節的精品劇，故事源自中國唐代小說《枕中記》；有獨角戲《我這一輩子》，國家話劇院的演員方旭既是這齣戲的編劇又是主演；著名導演林兆華的實景版《茶館》，也在正乙祠戲樓排演。

正乙祠古戲樓，不僅僅是讓人們在過去的時光裡徜徉，遊走，在傳統文化中讓人們感受到強烈的新意，在一個平安夜，就有了策劃「月滿西廂」特別場，平安夜古戲樓單身派對的活動，「待月西廂下，迎風塵戶開，拂曉花影動，疑是玉人來」，台上是精緻的梨齣古韻，才子佳人相聚平安夜，為那段守候已久的前生之約，相聚於此。最古老的古戲樓，成了最唯美的場地。

戲台兩根柱子選掛着一副對聯：「演悲歌離合當代豈無前代事，觀抑揚褒貶座中常有劇中人」，短短二十四個字，將正乙祠的前世今生緊密相連，意味深長。

北京正乙祠戲樓已成為獨特的人文景觀，熱情地迎接着四方來客，走出正乙祠戲樓，回味着戲樓裡的風流雅趣，悠揚的唱腔仍在耳邊餘音裊裊。

「書痴」杜漸一九七〇至九〇年代活躍於香港文壇，他曾主編本地讀書雜誌《開卷》、《讀者良友》和《讀者良友文庫》，重要的作品是《書海夜航》、《書海夜航》二集和《書痴書話》。其實，他除了當編輯、寫書話外，還寫過、翻譯過不少推理及驚悚小說。較少人知道的筆名，是在報刊寫連載小說時用的「潘侶」和出版驚悚小說時的「李凡」。

如今大家見到的《驚悚小說叢書》有《成吉思汗之寶藏》、《黑色美洲豹》、《冰雪驚魂》、《魔島》、《人蟻戰爭》和《音波飛碟》等六種，都是四十開本，香港中外出版社於一九七七年出版的，百來二百頁的袋裝書，方便攜帶閱讀。

這套《驚悚小說叢書》大多是翻譯的，原作者有柯南道爾、麥克尼利、梅里、戴維斯、斯提芬遜、哈姆林……等國際著名作家，小說都是具推理、科幻、探險等趣味性的。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，是中篇《成吉思汗之寶藏》。

文林漫步

顧隨如今被視為「國學大家」，經過十餘年的「挖掘」，及其弟子葉嘉瑩女士與女兒顧之京的「整理」，顧隨的著作雖尚有遺珍，然大體格局可窺之。每每讀之，皆有驚艷之感，猶如讀新文學之廢名。顧隨之「功業」主要在於詞曲創作、鑒賞及書法、禪學等，他的兩本小書《東坡詞說》、《稼軒詞說》以禪語解詞，文意雙美，為難得之書。而且，我以為顧隨之成就卻在於課堂之「教師」角色，據學生回憶，顧氏授課天馬行空，卻又如禪師之接引，予人啓示，勝意無窮。幸有葉嘉瑩女士保存有當年課堂筆記，經顧之京整理，編為《駝庵詩話》、《顧隨詩詞講記》。細覽之下，洵不虛也。

顧隨評戲亦有淵源，據云課堂授業之際，顧隨常以所觀之戲取喻，亦是精彩。有人回憶某次上課，顧隨面色沉重，宣布楊小樓去世，並激憤云：再也看不到戲了！只是此間出自口碑，無有實證也。顧又撰有詠韓世昌之長詩，其題甚長，為《一九四二年三月廿八日觀韓世昌演《思凡》於長安戲院，溯予初聆此劇距今廿有三年矣，撫事感懷為賦長句》，此詩為吳梅村《圓圓曲》之流，又感慨時間之流逝也。起首便是「少居燕市好聽歌，韓君妙舞況婆娑」之句，顧氏愛好觀戲，可知矣。其之研究與創作，由詞轉移至曲，或許與這一愛好有關。

只是顧隨評戲雖多有流傳，但其實並無記載。

顧隨評戲
陳均

今春購得顧之京整理葉嘉瑩聽課筆記之全版，名為《中國古典詩詞感發》，一讀之下，書中實有前之數書未載之內容，且彌足珍貴的是，顧氏課堂上以戲解詞的場景，又得以重現。雖亦只是驚鴻一瞥，但不由得意而抄錄之：

其一，「有人輕而不盈，有人盈而不輕，馬連良便是輕而不盈，小樓便是秀雅、雄偉兼而有之，尚和玉唱戲其實翻筋斗也翻過來了，但總覺得慢。」此意類似於卡爾維諾在《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》中所言「輕與重」，小樓即楊小樓，與尚和玉皆為俞潤仙弟子，但風格不同。顧氏亦以此二人比作李白杜甫，「老杜有力，有時失之拙笨」，即是尚和玉之風格。而李白「自然」、「真美」、「真好」，便是楊小樓之屬了。

其二，「某老外號『謝一口』，只賣一口，你聽了，非喊好不可。」梨園中此說甚廣，未知顧之「某老」為誰，或為譚鑫培歟？譚之《四郎探母》「叫小番」一句為梨園佳話。我曾聽北真名淨周萬江云：當日裘盛戎亦是如此教他的。因賣得太多，觀眾會膩。而一口正好，可留一個念想，下回再來聽。顧氏以「謝一口」證文章之力，奇絕之句，如今之所言「霸氣外露」，迫使讀者不得不叫好也。戲與文一理。

其三，「如為楊小樓配戲之錢金福，功夫深，如鐵鑄成，便小樓也有時不及，可惜缺少彈性，去「死」不逮矣。創造就怕這個。」錢金福為晚清清國之名淨，顧氏於此處比較楊小樓與錢金福，亦同

於比較楊小樓與尚和玉，大略也是「輕與重」之理。顧氏言「老杜七言律詩之結實、謹嚴」如錢金福之功夫，但尚欠一點「自然」而已。

其四，「譚天說我唱誰是誰，老杜寫詩亦然。」譚即譚鑫培，晚清民國之國劇大王也，譚調風靡國中。然其音厲，謂為亡國之音。顧云「西洋寫實派、自然派則如照相師。老杜詩不是攝影技師，而是演員」，「演員」即指譚鑫培也。此處言詩與現實之關係，顧氏之比喻恰似詩之戲劇化。故而讀老杜「打破小天地之範圍」，「不僅感動人，而且是有切膚之痛」。其實還是讀老杜之如尚和玉、錢金福，為有力之「重」者也。

其五，「如楊小樓唱《金錢豹》，勾上臉，滿臉戲的表情，可怕而美」。《金錢豹》為孫猴子滅金錢豹之妖之劇，然卻演變為金錢豹為主角，以金錢豹又為一絕，俞潤仙、楊小樓、尚和玉、俞振庭等皆能此劇。顧氏讀楊小樓此劇臉譜之美，為「可怕之美」。臉譜中此例甚多，如鍾道、張飛、無靈等，多是醜中見美也，非惟楊小樓所飾。顧氏以此喻讀老杜之「醜扮」句為「俊扮」。但又云「老杜那麼笨的一個人，還有這一手！」此語似讚還貶，又似貶還褒也。

其六，「如唱戲老譚大方，馬連良小巧，而笑聲兒太多、支離破碎，把完整美破壞了。」譚鑫培與馬連良皆四大鬚生，然顧氏以二人之特點比詩之完整性。「寫作怕沒東西，而東西太多，又患支離破碎，損壞作品整個的美。」此言又有類卡爾維諾之觀念也。

顧隨之評戲，崇譚鑫培、楊小樓，而以尚和玉、錢金福、馬連良次之。諸種藝術均異途同歸，以戲解詩，亦是以詩解戲，皆是別開生面。顧氏以老杜為尚和玉、錢金福，以太白為譚鑫培、楊小樓，其志向、情趣由此可見矣。

野菊花
胡源源

少了樹木的枝繁葉茂，少了花草的欣欣向榮，故鄉的秋天總顯得有些荒涼。而野菊花的存在，讓這個看似傷感的季節變得美麗而多情起來。

每年秋天一到，故鄉的坡地上、小路旁、樹林裡、池塘邊，到處長滿了可愛的野菊花。它們是那樣特立獨行、卓爾不群，在日漸消瘦的北風裡，無疑成了秋季最耀眼的花簇。

我從小就對野菊花有一種特別的情感，那嬌黃色的花兒，是大自然賜予的小精靈，時刻縈繞在我的心頭。在蕭瑟的季節裡，朵朵小花成簇成簇地迎風開放，這一朵遲遲不肯謝去，那一朵掙出半個臉來就開了。那麼多花骨朵兒，彷彿一夜之間被風雨喚醒，一起把眼睜開，睜得又圓又亮，再也不想閉去，白天盯住太陽，夜晚盯住星星月亮，那份野性連日月星辰都只能輪番「伺候」。

記得小時候，我常常和小夥伴們到野外採一大束野菊花，編成黃燦燦的花環戴在頭上。我們個個笑容滿面，瘋跑在故鄉的秋風裡。故鄉的秋天如一首詩、似一幅畫，連同那散發着清香的野菊花和兒時的歡聲笑語，深深扎根在我的心靈深處。

秋天的野菊花雖不炫目，但它用自己柔弱的身軀為秋天增添了一道美麗的風景線。不僅如此，它還是很好的一味藥，可清熱解毒、疏風平肝、降血壓，對風熱感冒、咽喉腫痛、高血壓等都有很好的療效。

野菊花

少了樹木的枝繁葉茂，少了花草的欣欣向榮，故鄉的秋天總顯得有些荒涼。而野菊花的存在，讓這個看似傷感的季節變得美麗而多情起來。

每年秋天一到，故鄉的坡地上、小路旁、樹林裡、池塘邊，到處長滿了可愛的野菊花。它們是那樣特立獨行、卓爾不群，在日漸消瘦的北風裡，無疑成了秋季最耀眼的花簇。

我從小就對野菊花有一種特別的情感，那嬌黃色的花兒，是大自然賜予的小精靈，時刻縈繞在我的心頭。在蕭瑟的季節裡，朵朵小花成簇成簇地迎風開放，這一朵遲遲不肯謝去，那一朵掙出半個臉來就開了。那麼多花骨朵兒，彷彿一夜之間被風雨喚醒，一起把眼睜開，睜得又圓又亮，再也不想閉去，白天盯住太陽，夜晚盯住星星月亮，那份野性連日月星辰都只能輪番「伺候」。

記得小時候，我常常和小夥伴們到野外採一大束野菊花，編成黃燦燦的花環戴在頭上。我們個個笑容滿面，瘋跑在故鄉的秋風裡。故鄉的秋天如一首詩、似一幅畫，連同那散發着清香的野菊花和兒時的歡聲笑語，深深扎根在我的心靈深處。

秋天的野菊花雖不炫目，但它用自己柔弱的身軀為秋天增添了一道美麗的風景線。不僅如此，它還是很好的一味藥，可清熱解毒、疏風平肝、降血壓，對風熱感冒、咽喉腫痛、高血壓等都有很好的療效。

勇敢的孫女
馮雁軍

我下班回家，見她一個人坐在窗台上，像一隻懶懶的貓咪。要是她沒生病，早就會纏着奶奶，「我們接茶吧！」當她見到我和我見到她的那一刻，是最幸福的時候，我大聲叫到，「因因！那茶不要！」

我知道她不舒服，小人生病跟大人感受是一樣的吧。我想讓她獨自安靜地休息，便說，「那茶不要了。」

「我連忙放下面議，過去抱抱她，她有些費力地說：『我們看看爸爸的飛機。』」

最近些日子，兒子一直在折騰可以帶相機上天航拍的小飛機。那天我拍了一個在家裡試飛的短視頻，孫女百看不厭。每當看到小飛機飛到天上，她總是格格格地笑着不停，「爸爸的飛機飛到天上，她還要看看，看看媽媽像不像。」

「看完以後，她還要看看，看看媽媽像不像。」

「差點量到在地，只見孫女雙手死死抓住一條黃絲，學過頭頂要送給奶奶呢。孫女見奶奶嚇得面無人色的樣子，開心不已，她當然弄不明白奶奶為何這麼害怕，一哈哈哈哈。奶奶、奶奶、奶奶。」

繼續把黃絲往奶奶手裡塞。這樣一來，抓黃絲的大問題解決啦。孫女成為家裡最勇敢的人。

陽台
流沙

小公園邊，是幢老樓。早晨的陽光剛好照在陽台上，二樓的阿婆坐在椅子上打起了瞌睡；三樓的女主人，長髮飄飄，她一邊擦着玻璃窗，一邊打量着外面的一切。五樓有個孩子趴在欄杆上吹泡泡，每吹出一個大泡泡，就「咯咯咯」地笑。

一直認為，陽台，就是家庭的舞台。陽台上的風景，大概就是家庭的「風景」了。陽台上堆滿雜物、灰撲撲懶得打理的，這肯定是一對懶散頹廢的主人；如果陽台上擺些花草，有幾張椅子小茶几，或有幾本閒書的，主人總歸有幾分生活情趣。若是能走進他們的家中，家庭布置肯定是整潔的，有些清新。

有位詩人把陽台看成了家的臉，似乎是對的。離家不遠，有一個別墅區，每一幢樓的樓頂，有一個大露台，靠街的那幢別墅，露台上種着一株葡萄，有陽光的日子，葉子被曬得亮晶晶。一場雨後，它又變得綠油油。看來，別墅主人根本沒有時間照顧它。有一次經過，我十分好奇，向別墅裡張望，透過窗戶，發現一堆人正熱火朝天地搓麻將，裡面人聲鼎沸。

中間那幢別墅裡，住着一個胖胖的中年女人。她經常出現在露台上，總是見她在擦啊洗啊，很少發現有男主人出現。有時我會陷入聯想，一個正在衰老的女人，她還會有快樂嗎？後來我偶然發現，露台邊有一間陽光房，裡面有一個男人正在寫毛筆字，有一次還看到男人從陽光房裡出來，挽起袖子，幫女人擰床單水。

看來，這是一個生活平靜的家庭。陽台可以透露家庭成員的秘密，特別是女人的秘密。陽台更多時候是女性化的，女人往往是陽台的主人。陽台很大意義上就是給女人建造的，女性的出現，會讓整個陽台靈動起來，就像舞台有了女主角。

女人什麼時候最漂亮？女人什麼時候最有女人味？也許是在陽台。男人的目光會更關注陽台上的女人，無論這個女人漂亮與否，年輕與否，都似乎會嗅到她們身上淡淡的香臭味，棉被上的陽光味道。那是家的味道。

寬帶青鳳蝶
黃康華攝

網絲蛺蝶

野菊花
胡源源

少了樹木的枝繁葉茂，少了花草的欣欣向榮，故鄉的秋天總顯得有些荒涼。而野菊花的存在，讓這個看似傷感的季節變得美麗而多情起來。

每年秋天一到，故鄉的坡地上、小路旁、樹林裡、池塘邊，到處長滿了可愛的野菊花。它們是那樣特立獨行、卓爾不群，在日漸消瘦的北風裡，無疑成了秋季最耀眼的花簇。

我從小就對野菊花有一種特別的情感，那嬌黃色的花兒，是大自然賜予的小精靈，時刻縈繞在我的心頭。在蕭瑟的季節裡，朵朵小花成簇成簇地迎風開放，這一朵遲遲不肯謝去，那一朵掙出半個臉來就開了。那麼多花骨朵兒，彷彿一夜之間被風雨喚醒，一起把眼睜開，睜得又圓又亮，再也不想閉去，白天盯住太陽，夜晚盯住星星月亮，那份野性連日月星辰都只能輪番「伺候」。

記得小時候，我常常和小夥伴們到野外採一大束野菊花，編成黃燦燦的花環戴在頭上。我們個個笑容滿面，瘋跑在故鄉的秋風裡。故鄉的秋天如一首詩、似一幅畫，連同那散發着清香的野菊花和兒時的歡聲笑語，深深扎根在我的心靈深處。

秋天的野菊花雖不炫目，但它用自己柔弱的身軀為秋天增添了一道美麗的風景線。不僅如此，它還是很好的一味藥，可清熱解毒、疏風平肝、降血壓，對風熱感冒、咽喉腫痛、高血壓等都有很好的療效。

勇敢的孫女
馮雁軍

我下班回家，見她一個人坐在窗台上，像一隻懶懶的貓咪。要是她沒生病，早就會纏着奶奶，「我們接茶吧！」當她見到我和我見到她的那一刻，是最幸福的時候，我大聲叫到，「因因！那茶不要！」

我知道她不舒服，小人生病跟大人感受是一樣的吧。我想讓她獨自安靜地休息，便說，「那茶不要了。」

「我連忙放下面議，過去抱抱她，她有些費力地說：『我們看看爸爸的飛機。』」

最近些日子，兒子一直在折騰可以帶相機上天航拍的小飛機。那天我拍了一個在家裡試飛的短視頻，孫女百看不厭。每當看到小飛機飛到天上，她總是格格格地笑着不停，「爸爸的飛機飛到天上，她還要看看，看看媽媽像不像。」

「看完以後，她還要看看，看看媽媽像不像。」

「差點量到在地，只見孫女雙手死死抓住一條黃絲，學過頭頂要送給奶奶呢。孫女見奶奶嚇得面無人色的樣子，開心不已，她當然弄不明白奶奶為何這麼害怕，一哈哈哈哈。奶奶、奶奶、奶奶。」

繼續把黃絲往奶奶手裡塞。這樣一來，抓黃絲的大問題解決啦。孫女成為家裡最勇敢的人。

陽台
流沙

小公園邊，是幢老樓。早晨的陽光剛好照在陽台上，二樓的阿婆坐在椅子上打起了瞌睡；三樓的女主人，長髮飄飄，她一邊擦着玻璃窗，一邊打量着外面的一切。五樓有個孩子趴在欄杆上吹泡泡，每吹出一個大泡泡，就「咯咯咯」地笑。

一直認為，陽台，就是家庭的舞台。陽台上的風景，大概就是家庭的「風景」了。陽台上堆滿雜物、灰撲撲懶得打理的，這肯定是一對懶散頹廢的主人；如果陽台上擺些花草，有幾張椅子小茶几，或有幾本閒書的，主人總歸有幾分生活情趣。若是能走進他們的家中，家庭布置肯定是整潔的，有些清新。

有位詩人把陽台看成了家的臉，似乎是對的。離家不遠，有一個別墅區，每一幢樓的樓頂，有一個大露台，靠街的那幢別墅，露台上種着一株葡萄，有陽光的日子，葉子被曬得亮晶晶。一場雨後，它又變得綠油油。看來，別墅主人根本沒有時間照顧它。有一次經過，我十分好奇，向別墅裡張望，透過窗戶，發現一堆人正熱火朝天地搓麻將，裡面人聲鼎沸。

中間那幢別墅裡，住着一個胖胖的中年女人。她經常出現在露台上，總是見她在擦啊洗啊，很少發現有男主人出現。有時我會陷入聯想，一個正在衰老的女人，她還會有快樂嗎？後來我偶然發現，露台邊有一間陽光房，裡面有一個男人正在寫毛筆字，有一次還看到男人從陽光房裡出來，挽起袖子，幫女人擰床單水。

看來，這是一個生活平靜的家庭。陽台可以透露家庭成員的秘密，特別是女人的秘密。陽台更多時候是女性化的，女人往往是陽台的主人。陽台很大意義上就是給女人建造的，女性的出現，會讓整個陽台靈動起來，就像舞台有了女主角。

女人什麼時候最漂亮？女人什麼時候最有女人味？也許是在陽台。男人的目光會更關注陽台上的女人，無論這個女人漂亮與否，年輕與否，都似乎會嗅到她們身上淡淡的香臭味，棉被上的陽光味道。那是家的味道。

野菊花
胡源源

少了樹木的枝繁葉茂，少了花草的欣欣向榮，故鄉的秋天總顯得有些荒涼。而野菊花的存在，讓這個看似傷感的季節變得美麗而多情起來。

每年秋天一到，故鄉的坡地上、小路旁、樹林裡、池塘邊，到處長滿了可愛的野菊花。它們是那樣特立獨行、卓爾不群，在日漸消瘦的北風裡，無疑成了秋季最耀眼的花簇。

我從小就對野菊花有一種特別的情感，那嬌黃色的花兒，是大自然賜予的小精靈，時刻縈繞在我的心頭。在蕭瑟的季節裡，朵朵小花成簇成簇地迎風開放，這一朵遲遲不肯謝去，那一朵掙出半個臉來就開了。那麼多花骨朵兒，彷彿一夜之間被風雨喚醒，一起把眼睜開，睜得又圓又亮，再也不想閉去，白天盯住太陽，夜晚盯住星星月亮，那份野性連日月星辰都只能輪番「伺候」。

記得小時候，我常常和小夥伴們到野外採一大束野菊花，編成黃燦燦的花環戴在頭上。我們個個笑容滿面，瘋跑在故鄉的秋風裡。故鄉的秋天如一首詩、似一幅畫，連同那散發着清香的野菊花和兒時的歡聲笑語，深深扎根在我的心靈深處。

秋天的野菊花雖不炫目，但它用自己柔弱的身軀為秋天增添了一道美麗的風景線。不僅如此，它還是很好的一味藥，可清熱解毒、疏風平肝、降血壓，對風熱感冒、咽喉腫痛、高血壓等都有很好的療效。

野菊花
胡源源

少了樹木的枝繁葉茂，少了花草的欣欣向榮，故鄉的秋天總顯得有些荒涼。而野菊花的存在，讓這個看似傷感的季節變得美麗而多情起來。

每年秋天一到，故鄉的坡地上、小路旁、樹林裡、池塘邊，到處長滿了可愛的野菊花。它們是那樣特立獨行、卓爾不群，在日漸消瘦的北風裡，無疑成了秋季最耀眼的花簇。

我從小就對野菊花有一種特別的情感，那嬌黃色的花兒，是大自然賜予的小精靈，時刻縈繞在我的心頭。在蕭瑟的季節裡，朵朵小花成簇成簇地迎風開放，這一朵遲遲不肯謝去，那一朵掙出半個臉來就開了。那麼多花骨朵兒，彷彿一夜之間被風雨喚醒，一起把眼睜開，睜得又圓又亮，再也不想閉去，白天盯住太陽，夜晚盯住星星月亮，那份野性連日月星辰都只能輪番「伺候」。

記得小時候，我常常和小夥伴們到野外採一大束野菊花，編成黃燦燦的花環戴在頭上。我們個個笑容滿面，瘋跑在故鄉的秋風裡。故鄉的秋天如一首詩、似一幅畫，連同那散發着清香的野菊花和兒時的歡聲笑語，深深扎根在我的心靈深處。

秋天的野菊花雖不炫目，但它用自己柔弱的身軀為秋天增添了一道美麗的風景線。不僅如此，它還是很好的一味藥，可清熱解毒、疏風平肝、降血壓，對風熱感冒、咽喉腫痛、高血壓等都有很好的療效。